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超越——基于犹太人问题的考察

李兆元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摘要:犹太人在欧洲经历了千百年的迫害,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残酷性及其解放的反复性使得犹太人问题成了德意志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鲍威尔认为要解决犹太人问题就必须废除宗教,消灭犹太人狭隘的宗教本质,取消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对立。马克思对鲍威尔取消宗教的观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并提出只有取消犹太人的世俗本质和世俗礼拜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关键词:马克思;鲍威尔;犹太人问题;宗教

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学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其父亲的影响之下,持有的是有神论的观点,信仰上帝。第二阶段为马克思进入大学时期。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逐渐从有神论的观点转入无神论,并逐步开始了宗教批判。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摒弃了有神论的观点,然而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之下,此时马克思的无神论观点依旧带有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第三阶段是马克思博士毕业之后,遇到了物质利益的难题,在深入思考的过程中,逐步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入到了尘世苦难的批判,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宗教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转变。而在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重要标志。

一、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

犹太人的苦难历史于其自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在于他们反对历史的运动和改变,这种反对是通过他们的宗教戒律和民族精神实现的。首先是民族精神。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族群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族群,一些族群相互融合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一些民族聚居在一起,缔造了北美伟大的现代共和国的居民。^{[1](p40)}这些族群都放弃了自己从前的特殊性,献身、融入到新的整体之中。然而犹太人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依然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保持着一种优越感,排斥其他一切民族。鲍威尔这样写道:在波兰,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波兰公民的一员,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用贵族与农民之间的裂隙大肆敛财,扩大了波兰贵族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1](p37)}这个便是犹太民族排他性的最好例证。其次是戒律。犹太人坚定的信仰使他们严格遵守着摩西戒律,随着历史的进步,他们依然遵守着安息日的规定,在安息日进行宗教仪式,放下尘世的一切工作。因此是犹太人自觉的将自己排除在了国家的各种生活之外,包括政治、艺术、哲学等。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保持着这样一种民族韧性在于其宗教本质,因此要使犹太人获得解放,获得自由与理性,就要彻底的消灭其犹太教的本质。

犹太人的排他性来源于宗教本性,他们排斥其他一切民族,保持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拒绝与其他族群的融合。但是犹太人的排他性只是停留在话语中,它的狂热和排他性还没有付诸行动,话语还没有变成肉身,这个排他的宗教的烈火还没有被丢进世界里。^{[1](p49)}而基督教却不同。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发展与完善,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信仰的热情,同时也继承了犹太教的排他性,基督教将排他性

落实在了行动中,反对民族之间的任何区别。虽然基督教信奉爱的法则,将这种爱推及到各个民族,但这种爱只是针对于他的信徒以及可能成为信徒的人,对那些异教徒,基督教则是不遗余力的进行迫害。在中世纪,成千上万异教徒被送进了宗教裁判所,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即使在基督教内部,天主教对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等分支也是从神学和政治等全方位进行排斥。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宗教对立并不是德意志的特殊状况,而是时代的普遍问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立在于宗教本源的对立以及戒律之间的对立。犹太人认为基督教的最高存在耶稣并不是弥撒亚,耶稣是弥赛亚只是早期基督徒的一个谎言。因此上帝禁止他们与基督徒联合。同时基督教也禁止基督徒与反基督的犹太人联合。^{[1](p48)}犹太教戒律要求犹太人收安息日,然而犹太人坚定的信仰,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犹太人获得相对平等地位的国家,也会在政治生活中因为安息日的日子不同和基督徒陷于对立之中。

因此,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要想解放,获得自由,必须彻底放弃宗教,放弃犹太教的本质,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履行自己对国家和同胞的义务。基督教国家必须行政治革命,彻底消灭基督教,取消宗教特权。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彻底摆脱宗教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当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以公民的身份参加政治生活时,犹太教徒就不再是犹太教徒,基督徒也就不是基督徒,二者之间的宗教对立也就不存在了,犹太人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批判的目光只停留在宗教领域,并没有深入到世俗的领域,对宗教的批判也只停留在天国而没有深入到尘世,同时也没有考察国家本身,因此鲍威尔并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

二、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对于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了解的过于片面,鲍威尔只是探讨了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没有进一步的去探讨这种解放是哪一类的解放,进行这种解放需要哪些条件。鲍威尔只是认为消灭了宗教,犹太人就能获得解放。因此鲍威尔陷入了矛盾,他提出了一些不包括在他课题以内的问题,解决的是一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的课题。^{[2](p167)}

鲍威尔从神学的领域出发来批判基督教国家,认为只要基督教还是一个国家的国教,犹太人就不能获得解放,基督徒也不能获得自由。因此只有消灭宗教,通过彻底的政治解放,才能取消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宗教对立,消灭基督徒的宗教特权,使国家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然而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在这里出现了错

误,马克思认为鲍威尔至多只批判了基督教国家,没有批判国家本身。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分别放到德国、法国和美国。马克思看到的是,在北美,北美是行了彻底政治解放的国家,犹太人问题在这里失去了神学的意义而成为世俗的问题,宗教也从公法领域进入了私法领域,但问题是宗教依然存在,并且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此,即使是行了彻底的政治革命依然不能消灭宗教。

鲍威尔消灭宗教的结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即使给予了犹太人自由和人权,犹太人狭隘的宗教本质也会压倒作为人的本质,并自觉的与非犹太人隔离开来,因此鲍威尔认为必须消灭其宗教本质才有获得人权的可能。但马克思并不这么认为,马克思考察了人权的发现者: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明确规定信仰的自由是人权的一部分。故而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牺牲信仰是不合理的。

鲍威尔关于犹太人拒绝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观点是片面的,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实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2](p194)}什么是犹太精神?实际需要,自私自利。在世俗领域,金钱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唯一的神,任何信仰都被抛到后面去了,任何崇高的东西都成为了商品,甚至连妇女都能买卖。犹太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犹太精神在市民社会中达到顶峰,而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才能完成,才能彻底从国家生活中脱离出来,斩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因而,犹太人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一成不变,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犹太精神也一步一步发展成为基督教国家人民在市民社会中的真精神。

在这里,马克思完成了对鲍威尔的批判,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到这,马克思只是完成了批判,要想真正超越鲍威尔,必须找到一条真实可行的路径来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路径就是人的解放。

三、马克思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路径:人的解放

虽然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宗教批判进行了批判,但并不是对鲍威尔的工作全盘否定。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p199)}鲍威尔的工作为马克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鲍威尔对于宗教的批判在于基督教国家行彻底的政治革命,消灭宗教,实现国家的解放。马克思的工作从政治革命开始,基督教国家行政治革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马克思整个批判的起点。马克思以政治革命为前提,批判现代国家,最终是为实现人的解放。

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即使是完成了政治革命的北美,宗教依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宗教是有缺陷的定在,国家和宗教就在逻辑上存在了矛盾,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的根源只能从国家的本质中去寻找。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当现代国家不再以文化程度、职业等做政治的考量时,所有人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如何让所有人都能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就成了一个重大难题。在基督教国家,基督徒通过上帝这个中介使其自身能够自觉的加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上帝是连接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中介,在现代国家,宗教从公法领域进入到私法领域,上帝就不再是中介,因此公民就需要一个新的中介来维持政治生活,这个中介就是国家。因此马克思说公民都过着双重生活,尘世的生

活和天国的生活。^{[2](p172)}在现代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达到顶峰,要使公民能够自觉认同国家是高于个人,高于市民社会的,就必须要有宗教的作用,因为上帝教会他们的是离你更遥远的是更为崇高的东西。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深刻感受到物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严重冲突,各个等级和各个行业之间都为了自身利益而互相推卸责任,私人利益压倒公共利益。在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发展到了顶点,即使国家在公法领域上废除了私有财产,但在私人领域,私有财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依然充满矛盾。在这种境遇之下,人依旧过着双重生活即尘世的生活和天国的生活,并且尘世的生活是要压倒天国生活的。

要想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马克思给出的行动路径是消灭私有财产。犹太精神是市民社会的真精神,犹太精神是自私自利,是利己主义,犹太精神的基础是做生意,是金钱。马克思认为金钱是人同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存在相异化的东西。金钱是人民创造出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却反过来成了束缚人们的东西,它统治了人们,成为市民社会异化的最高表现。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消灭了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精神的世俗基础一旦被取消,人的本质便能复归其自身,实现人的解放,犹太人问题也能彻底解决。

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并没有把目光聚集在神学上,而是深入实际,在世俗领域中探索。马克思在考察犹太人问题时,敏锐的察觉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犹太人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2](p198)}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消灭这一经验本质,实现人的解放。由此,马克思就把犹太人问题从一个神学问题转变为一个社会问题,将鲍威尔的宗教批判转变为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最终实现了对鲍威尔的超越。同时也标志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聂锦芳,李彬彬. 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Abstract: Jews have experienc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persecution in Europe. The brutality of the persecution and the repetition of its liberation make the Jewish issue the focus of universal concern in the German academic world. Powell believ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Jewish problem was to abolish religion, to abolish the narrow religious nature of the Jews, to abolish the religious antagonism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Marx criticized Powell's view of abolishing religion in an all-round way, and put forward that only by abolishing the secular nature and secular worship of Jews can the Jewish problem be solved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be finally realized.

Key words: Marx; Powell. The Jewish question; religious